

黄河文明的绿洲

宁夏历史
文化地理

薛正昌 著

考察中国的历史地理时空，
六盘山与贺兰山横亘南北，
黄河与清水河穿境而过；
它是历史上多民族生存、融合和活动的舞台，
宁夏的地理位置正当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
西域中亚文化交融荟萃的中枢地带；
这种特殊的地理格局决定了它独有的意义：
它更是多元文化生成、繁荣和传播的驿站。

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

主编 吴海鹰

黄河文明
的绿洲

宁夏历史文化地理

薛正昌题



二〇〇七年八月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 / 薛正昌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227-03451-3

I. 黄… II. 薛… III. 宁夏—地方史—研究 IV. K2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8165号

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

薛正昌 著

责任编辑 周庆鹏

封面设计 吴海燕

版式设计 李凌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3.25

字数 530千

版次 2007年5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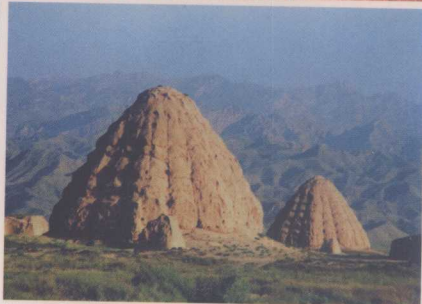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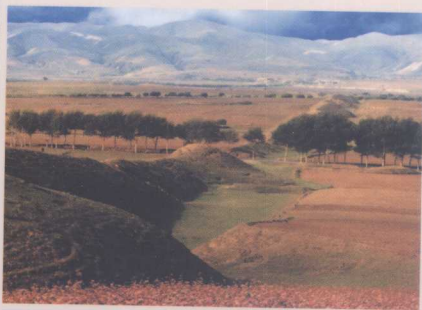
印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451-3/K·399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宁夏历史、文化、地理独特。岩画文化、长城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石窟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历史文化遗存，再现的是悠久的宁夏历史和丰厚的中西文化融会的经历。



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黄河文明的绿洲

宁夏历史文化地理

内容简介

考察中国历史地理时空，宁夏的地理位置正当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区，六盘山与贺兰山横亘南北，黄河、泾水与清水河穿境而过。这种特殊的地理格局决定：这里是历史上多民族生存、融合和活动的舞台，更是多元文化生成、繁荣和传播的驿站。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及其变迁，就是在这个时空中走过来的。

《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是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宁夏历史文化地理的著作，对宁夏历代政权建置及其变迁作了详尽考述，对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丝绸之路文化、长城文化、岩画文化、石窟文化、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作了细致的描绘和论述。移民开发与生态变迁，依附在厚重的黄河文化与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历代政权的变迁与多元文化的发展；军事文明，体现的是宁夏地域文化的另一特殊表现形式，包括重大军事事件和重要军事人物；明清以来编撰并传世的地方志书，是承载宁夏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渊藪。从文化地理意义上，体现的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大融合的背景。本书力图将宁夏历史文化地理的发展与演进过程放在中国历史进程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时空中考察，以全新的视角诠释和再现了宁夏历史文化地理的整个过程。在论述中充分注意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包括田野调查资料；力求史笔、议论与才情三者的结合。



作者簡介

薛正昌，宁夏固原人。长期从事编辑出版与文史研究工作，著有《董福祥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李梦阳全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固原历史文化与旅游开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宁夏旅游丛书·须弥山与六盘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固原风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行走在苍老的年轮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书。现供职于宁夏社会科学院，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宁夏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研究员、编审职称。200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绪论

(代序)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清代以前,外患基本来自于北方。因此,一部厚重的华夏文明史的叙写过程,便是抵御外族入侵的过程。宁夏,便是这个过程中防御入侵的重要区域。长江、黄河与长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是华夏文化生成的绵延沃土。宁夏地域上的黄河与长城,同样是伴随着宁夏的历史进程走过来的,宁夏境内的多元文化就是因黄河与长城孕育而生成的。黄河是农业文明的象征,“天下黄河富宁夏”是黄河文明最具魅力的历史写照。穿越历史的隧道,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或感悟到宁夏数千年的历史格局和文化走向。

一百年前,美国著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廉·埃德加·盖洛来中国考察长城时,宁夏平原水乡景色和富饶的黄灌区使他惊奇,便在他的《中国长城》一书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载:“黄河的开恩更使这块令人惊奇的土地变成一片绿洲。”^[1]正是这片神奇的绿洲,生成、演绎和承载着宁夏的历史和文化。

宁夏山川地理走向,是一个呈南北状的长带子。西南部是以六盘山为屏障的黄土高原,有黄河支流泾河、清水河南北穿行;北部是以贺兰山为屏障的宁夏平原,黄河介于六盘山与贺兰山之间,穿银川平原而过,南北地理特征不完全相同。正是这种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山脉与河流的走向,形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意义上的地理格局。宁夏,在这个地理空间中深得母亲河——黄河的恩惠,演绎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历史口碑,涵盖的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富庶。宁夏历史地理的发展和走向,历史文化的生成和变迁,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来演绎的。古代宁夏,就是西北历史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区域,生成的文化自然也是这个大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河流山川的隔阻,又形成了不同区域的文化特点。区域文化的生成与变迁,一是取决于文化赖以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二是在这个环境中多民族不断开发

[1] 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沈弘、恽文捷译《中国长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的历史,后者是区域文化得以产生的主体。

宁夏区域文化赖以生成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比较特殊的。六盘山、贺兰山,是全国的著名山脉,二山南北贯通,成为关中西越宁夏的一道屏蔽。从地貌看,南部固原正处于黄土高原边缘,与关中相衔接,是丝绸之路沿边的重要都会;北部宁夏平原与蒙古高原的边缘鄂尔多斯相接。南北生态差别较大。尤其是黄河穿宁夏平原而过,西高东低便于黄河水自流灌溉,形成渠道纵横、阡陌相连的塞上江南气象,地理意义上的黄河孕育和造就了独特的“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自然格局。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里,宁夏平原黄河灌区除历代战争影响外,基本是传统农业区;南部属半农半牧区。著名的丝绸之路穿宁夏南北而过,不但浸润了原州、灵州这样的历史名城,而且将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结晶留在了境内沿线。

宁夏古代文化以黄河、黄土高原为依托,是西北相对独立的区域单元和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西北历史文化的生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宁夏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南部以萧关与关中相连,北部以贺兰山与北方大草原相接,宁夏的地理空间如同一座无形的桥梁,不但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有机地衔接起来,而且给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会提供了环境与气候皆为优良的历史舞台。宁夏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生存的地区,从2万年前的水洞沟先民到清代满洲八旗徙入宁夏,这中间迁徙和融会了不少民族成分,影响较大的如戎、羌、月氏、匈奴、鲜卑、吐蕃、铁勒、柔然、高车、突厥、回鹘、昭武九姓、党项、蒙古、回、满、等众多民族,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融会,尤其是先秦至汉唐以来,大量华夏和中原汉族人不断迁居在宁夏境内,与其他少数民族交错居住,共同的地域环境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包括多民族之间血统的交流。这期间,民族迁徙与驻足交替存在,战争阴霾与和平友好的历史不断推进着历史进程。值得一提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少数民族,也曾在宁夏境内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如万俟丑奴建立的高平政权、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尤其是党项人建立并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政权。少数民族封建政权同样会带来文化的变迁,西夏立国后,西夏文化不但是宁夏这一时段的主流文化,而且是整个西夏辖境内的主流文化。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格局,决定着宁夏军事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也吸引着历代西北游牧民族不断走进和迁出。南部六盘山(古陇山山脉),北部贺兰山,是宁夏南北的两大军事屏障,也构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军事防线。入贺兰山屏障,沿黄河、清水河直达固原。由固原南缘六盘山东侧南下,顺泾水河谷而行,可直捣关中;也可横出河西走廊。肥沃的宁夏平原与交通枢纽固原六盘山连在一起,进可攻,退可守。于是成为历代中原政权尤其重视的边陲之地,也是南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入居和南下的通

道。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下的交通的形成、商业贸易和地方政权建制,多体现的是军事色彩。长城在宁夏,体现的是另一种层面上的军事防御特点。战国秦长城,是早期宁夏南部防御北方匈奴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防线。现在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宁夏境内长城防线的修筑,旨在防御北方蒙元残余军事力量的南下。从宁夏地理格局上看,蒙元兵锋的南下,西线以中卫、黄河、清水河为通道南下,直抵固原;东线在花马池破边墙,沿韦州、下马关、豫旺直达固原,明代陕西三边总督府设在固原,就是这种战略防御地位的体现。1929年宁夏正式建省,是各种历史因素积淀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一书的内容,绪言之外,共分6编31章。

第一编,远古人类文明的序幕——石器时代与青铜文化在宁夏。水洞沟是石器时代的代表;马家窑文化、菜园文化、齐家文化,是宁夏境内早期的文化类型;青铜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在宁夏相融会的遗存。第二编,六盘山贺兰山与黄河文明写就的历史——宁夏历代政区划分与建制沿革。宁夏历史上南部、北部的归属关系前后不尽一致,大部分历史时段在地方政权建制上属于平行格局;在军事建制上固原一度处在西北之先,尤其是元、明时期,包括清代初年。为便于叙述,本编将南、北两块分别叙说。唐代以前,南部以原州为军事、政治、文化中枢,北部以灵州为军事、政治、文化中枢。唐代以后,是宋、夏对立时期,西夏立国奠定了宁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格局。南部固原仍隶属于北宋。元代,宁夏行中书省建立,南部安西王府时期辖境地域范围广大,建制特殊。明代,是军政合一的军事性政权。北部为宁夏镇,南部为固原镇,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民国时期,是宁夏县域政权变迁的重要时期,基本奠定了现在的县域建制格局。第三编,移民开发与历代生态变迁——宁夏农业文明与生态环境,内容诸如移民与宁夏开发、黄河文化与农业文明、历代生态变迁等。第四编,军事文明与历代军事建制演进——宁夏地域历史文化的军事特征,内容包括历代兵制与宁夏历史文化、盐池与历代军事文明、历代宁夏马政、满俊起兵抗明、明代宁夏两次兵变与剪除宦官刘瑾、崇祯元年固原兵变、康熙与宁夏等。第五编,厚重的历史积淀与多元文化格局——中西文化的历史时空与多民族文化融合,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文化在宁夏、贺兰山岩画文化、长城文化、石窟文化、道教文化、西夏文化、回族文化等。第六编,明清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渊薮——宁夏地方文化生成与民俗文化,内容包括地方志书与宁夏地方文化、“八景”文化在宁夏、历代风俗文化在宁夏的表现等。

文化,是一个社会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文化具有地域和民族性,不同的生

态环境,不同的民族群体,都会给文化打上深深的烙印。正是由于宁夏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尤其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民族文化的不断影响,包括政权组织、经济类型、生产方式、文化艺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等的不同,生成并演绎了宁夏区域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在整个西北历史文化中闪烁着独具特色的光环。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宁夏历史文化生成

以黄河为母体,宁夏的地理特征基本是两大块:黄土高原区与宁夏平原黄河灌区。宁夏南部固原,地处黄土高原边缘。突兀峻秀的六盘山孕育了泾水和清水河,也孕育了宁夏境内的早期文化。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肥沃的黄土,疏松的结构,对于使用石器较原始生产工具的古人耕种来说,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知容易了多少。六盘山还生成了巨大的高原湖泊,滋润了面积广大的原始森林和草原植被,自然地理环境极好。朝那湫,就是高原湖泊的象征,更是先秦汉唐文化生成的渊藪。清水河,穿固原故城,萦萦绕绕,向北汇入黄河,是郦道元笔下描述的重要的黄河支流之一。就是这条清水河,它将宁夏南北紧紧地连接起来;就是这条清水河,它为远古人类的栖息、生存和繁衍提供了黄土台地与河流的优良环境,是古人理想的选择之地。^[1]就是这条清水河,生成了萧关古道,成为中原王朝军队北上、草原游牧民族战骑南下的通道;就是这条清水河,成就了古丝绸之路的走向,承载着中西文化之舟的东来西往。

从文化生成的角度说,清水河谷地就是黄河文化的滋生地。钱穆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里说:“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黄河自身,他所凭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2]依着历史的发展走向和钱穆的观点看,清水河流域文化生成及其在中西文化传播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北部黄河与宁夏平原。黄河流经的宁夏平原,地当黄河中上游。自兰州以下,黄河沿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穿行,两侧是万壑涌动的峰峦。进入宁夏境内,又穿越两道峡谷,一是黑山峡,一是青铜峡。由于受鄂尔多斯台地的阻挡,黄河出青铜峡后转折北上,形成了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的南北地理框架,黄河孕育了宁夏农业文明与文化。无论是“塞北江南”,还是“天下黄河富宁夏”,都是历来人们对宁夏黄河文明的盛赞和美誉。

历史上的宁夏北部,气候四季分明,生态农牧皆宜,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会聚交流的地区。开宁夏农业灌溉之先的秦渠,是宁夏平原农业文明的象征。汉武帝

[1] 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孕育黄河文化的自然环境》,华夏出版社,1994年。

[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3页。

集重兵反击匈奴,宁夏平原大规模移民与屯垦,是其后勤保障和主要依赖的地区之一。唐代的宁夏平原,已是美丽富饶的绿洲,是镶嵌在贺兰山与毛乌素沙地之间的一颗翡翠,沿丝绸之路而过的胡商、文人和各国使节等各色人都为此而激动和赞慕。一千多年前途经宁夏平原的唐代诗人韦蟾就留下了“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这个让后人向往的描述,涵盖了宁夏平原农业文明与生态景观的多重文化意义。

民国建省后,宁夏的自然地理单元纳入了贺兰山以西阿拉善厄鲁特旗、额济纳吐尔扈特旗干旱区沙碛、沙漠之地,是相对于银川黄河冲击扇平原、南部固原半农半牧区不同的独立地貌特征,在隶属关系上前后有过变化。六盘山、贺兰山,黄河、泾水与清水河,由它们构成的自然地理大框架,成为宁夏自然地理文化生成的渊藪。

二、人文地理环境与宁夏历史文化生成

宁夏地理位置,处在六盘山、贺兰山、泾水、清水河与黄河之间,自然地理环境为人文地理环境提供了生成与发展的时空,尤其是早期南部固原地区。六盘山(古称陇山)东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六盘山成为远古人类文明生成的桥梁和纽带,它将六盘山东西从地域上有机地衔接起来。

宁夏南部固原,地处六盘山东西。六盘山以东的庆阳,是周祖文化的发祥地;六盘山以南的陕西宝鸡,是神农炎帝的发祥地,也是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地方;六盘山以西的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固原正处在这三大文化板块融会并向北延伸的边缘。周祖文化,根在陇东庆阳,庆阳城的“周祖牌楼”,城东的“周祖陵”,再现的是周祖文化发迹演进的历史。周宣王时发兵“大原”(固原),征服猃狁的战争,就是周文化影响大原的历史折射。生成于陕西宝鸡市南的天台山,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神农炎帝部族创立的姜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部落正当游牧野牧的时代,对周边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人类对野羊的驯化饲养,始于炎帝时代。甲骨文中描述“羌”字的造型,是像一个人头上顶着一副完整的羊角,敞开着双腿奔跑狩猎的形象,象征着炎帝部落姜、羌部族是以羊为图腾而崇拜的。这种狩猎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宁夏早期地域文化的形成。彭阳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羊牌饰造型,直接突出羊的胡须、耳朵和角,尤其是近乎覆盖全身的粗大的羊角,可能就是这种文化影响的历史遗物。如果继续向北推移,贺兰山岩画中的很多大角羊造型,也是与炎帝时代狩猎民族的羊图腾有联系的。因为“羌族是贵以牧羊为生,生活在现今西部地区陕、甘、川、宁、青、新一带的游牧氏族部落。”^[1]天水的伏羲文化,同样是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生成的根脉,影响极其深远。其实,存在于固原境内的义渠戎

[1] 彭羲:《逯盘铭文的注释及简析》,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古羌),筑城立国,演绎着姜、羌文化,与周边尤其是秦国以武力抗衡,在六盘山以东的黄土地上生息繁衍了近千年,最后消失于秦国的统一战争之中。

由以上可见,早期地域意义上周祖文化、神农炎帝文化、伏羲文化对宁夏(尤其是南部固原)历史文化的生成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三、政权建制折射的历史进程

乌氏—安定郡—高平—原州—固原,折射的是宁夏南部固原的文明演进和历史进程。

固原,是宁夏境内最早设有县级建制的地方。汉武帝年间析置的安定郡,是当时特定军事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安居乐业、凝定静态的内陆文化思想内核,反映了当时固原历史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意义。高平,反映的是地理特点,是地理特征结构上的一种“黄色文明”,代表了固原所在的黄土高原边缘的地理环境。实质上,这种称谓也象征着社会结构的一种稳定态势,潜藏着一种内在稳定型的文化含义。明代,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是明朝中央政府设在西北的军事指挥中枢。由“故原”到“固原”的演变,在继续体现着传统的内在稳定的同时,军事意义上的色彩更浓。这些称谓及其演变伴随着固原的历史进程,也是整个历史演进过程在固原的缩影。

灵州—西夏—宁夏行省—宁夏府—宁夏省,折射的是宁夏北部的文明演进和历史进程。

灵州的名字,是因黄河而来,伴随着神秘的文化色彩。西汉时已有灵州县的建制,是宁夏北部历史悠久的重镇,唐代中期以前宁夏北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皆寄予灵州。唐太宗亲往灵州接受北方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归附,唐肃宗灵州即位,西夏发迹的重要一站——西平府,也是在灵州。这些都是发生在灵州的历史大事件,也是影响当时中国政局走向的大事。

公元1020年,夏王李德明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从此,灵州的历史地位转入黄河西岸的银川,宁夏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李元昊即位后,首先从文化方面改制,还党项民族的习俗,设军制,建都城,正式即皇帝位,国号称大夏,与北宋相抗衡。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西夏国屹立在宋朝西北部辽阔的土地上。宁夏的大半壁河山为西夏所辖,在近200年的宋夏对峙过程中,宁夏南北部处在分离状态。成吉思汗或发兵或亲征西夏,经过六次军事较量后,西夏国走到了它的尽头,灰飞烟灭。但西夏的这段辉煌经历与整个中国历史共存,它神秘的文化色彩依旧震撼和感染着后人。

宁夏行省,是蒙元时期设置的行省之一。尽管当时省的称谓与后来省的含义不

完全一样,尽管当时省的建制比后来省的辖区大得多,尽管其间有过迁徙和撤罢,但它是宁夏历史上第一次省的建制,而且从此诞生了一个已经走过了700多年历史的名字——宁夏。从当时特定背景看,宁夏的称谓是有着深层寓意的。宁夏,安宁的西夏,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西夏近200年历史的折射,元代人希望西夏故土从此安宁。宁夏行省的建制罢撤后,宁夏府的建制一直沿袭到元朝灭亡。

明朝的宁夏,是一个特殊地区,是以宁夏镇的军事建制为防御体系横亘在与蒙古兵锋对峙的前沿的。清代西北的战争结束后,到了雍正初年,宁夏才改卫设府,同时有了各县的建制。1929年,宁夏省正式设立。

追溯宁夏历代政权建制的变迁和走向,始终与军事和战争相关。西夏政权的诞生、兴盛和衰落,同样在抒写着“战争”的字样。由不同时期的称谓看,也是对军事和战争的诠释。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这些不同时期的名字承载着不同时期的历史经历,再现的同样是中国历史的缩影。

四、移民与移民文化

移民在宁夏,自周朝至现代,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移民文化,是移民与伴随着移民而来的四方文化的大融合。现代意义上的宁夏首府银川,总是有人说它是移民城市,更何况历史上的宁夏的大移民。其实,宁夏的历史发展,是伴随着移民的历程走过来的。这里说的移民,包括因战争等各种因素的自然南下进入宁夏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包括中原政权对宁夏境内的政治性、军事性、经济性移民等。

地理意义上的宁夏,正好处在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古戎羌、北狄、鲜卑等民族频繁进退于这个大舞台,成为各民族密切交往的地区。从商周至明清的数千年间,宁夏境内民族众多,迁徙频繁。就文字记载看,西周时期主要是义渠戎、乌氏戎和朐衍戎的活动范围。春秋战国以后,境内已有县的建制。此后,封建统治者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对峙与互进逐渐加剧,宁夏已成为多民族进入的重要地区。魏晋南北朝300年间,宁夏更是各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先后进入这里的有汉、匈奴、鲜卑、羌、氐、羯、敕勒、柔然等。隋代和唐初,东突厥和薛延陀部先后控制过宁夏北端。贞观以后,宁夏南北安置过大量的包括突厥民族在内的北方众多民族,而且有自治性的特殊管理形式。安史之乱后,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民族进入宁夏,包括大食的军队。吐蕃在宁夏南部驻军将近百年。五代和宋初,居住宁夏的民族主要有汉、沙陀、党项、吐蕃等。党项民族建立西夏国后,宁夏南部先后隶属于北宋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统治。元朝,宁夏的民族构成又发生了变化,蒙古族和从中亚、西亚东来的许多民族先后进入宁夏。明代以后,宁夏的各民族迁徙大体稳定,汉、回两个民族成为宁夏民族的大多数。到了清代,满族又成为宁夏的少数民族。

与此同时,或因军事的需要,或因政治的变化,或因经济的原因,历代中原统治者都要向宁夏迁入大量的军队进行屯田,包括民屯、商屯。少数民族的南下,中原各色人的迁入,构成了宁夏古代民族大融合地域背景和实质上的文化变迁。

大体梳理一下宁夏古代民族的迁徙演进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迁徙过程中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本身就是文化融合,因为文化的生成与传播主要是由人来完成的,移民与战争的过程,为移民文化的融合展示了更大的背景和空间。比如,唐朝以来进入宁夏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和其他各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为一体。^[1]再比如,明朝初年宁夏已成为抵御元朝残余兵锋的前沿,为有效防御蒙元军队进攻,明朝政府将宁夏北部所有蒙汉军民迁徙到关中,造成宁夏、灵武、鸣沙等地“空城”现象。数年之后的洪武九年(1376年),政府又“徙五方之人实之”,将四面八方的人再迁回到宁夏,这是一次宁夏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大更新。仅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历代移民屯田的军事意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移民过程中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程度。

历史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与中原统治者移民于宁夏,是因为宁夏黄河灌溉农业的经济地位和宁夏自身的战略地位所致。宁夏水利的兴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成为衡量中原与宁夏政局稳定的标志。再现的是移民与古代开发宁夏平原的历史范例。西夏、元、明、清诸朝,都是历史上移民屯田和兴修水利的高潮期,移民与文化融合同步。即使像李弼、杨广、李世民、李亨、郭子仪、刘昌祚、西夏梁太后、蒙古铁木真等,他们都是曾经驰骋于这片土地上的风云人物,但在他们的身后,潜在的仍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五、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宁夏地貌特点丰富,高山与大河相间,黄土高原与黄河平原相连,其间地域广阔,气候适宜于多种经济发展。在这块古称关中塞外的广袤大地上,孕育了宁夏丰富而灿烂的历史文化。依考古发现的时序看,2万年前的“水洞沟河套文化”是宁夏平原早期文化类型的代表,包括此后的“细石器文化”。南部固原境内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系列的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店河—菜园类型,以及齐家文化等远古人类文明。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地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宜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宁夏境内的大部分地方都有这两种文化的历史遗存,南部固原比北部更多一些。远在数千年前,各个少数民族就在六盘山区、清水河沿岸耕牧,义渠戎最具代表性。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西周墓葬出土的铜车马,是西周文化进入宁夏的标志;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春秋战

[1]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

国墓的发掘,数十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尤其是各种纹饰的透雕牌饰,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青铜文化在宁夏南部——关中边缘的渗透和体现。战国时期乌氏县、朝那县的设立,就是宁夏早期多民族文化的政治体现。秦汉以后,有匈奴等西北少数民族“安逐水草,习射猎”的游牧狩猎文化,有“城郭之可守,墟书之为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的城邦农业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多元混合体。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葬的发掘,出土的铜、铁等各种质地的器物千余件,最具特色的是浸润着匈奴文化特色的透雕铜带饰一类。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成为西北乃至中亚民族融合并进入中原的历史舞台。尤其是丝绸之路的畅通,使西域和中亚文化沿丝绸之路在宁夏留下了令世人震惊和关注的文化遗存,固原数次发掘出土的大型墓葬,如固原北魏漆棺画、李贤墓、中日原州联合考古发掘等,先后出土了有代表性的最具西域和中亚文化特色的各类文化遗存。隋唐以后,与中原密切相关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宁夏有缘,地域角色扮演了吸纳多重文化的身份,农、工、商各业,佛、道、伊斯兰诸教,更是呈现出地域文化层面上的千姿百态、风格相异的多元文化特色。盐池县苏步井乡唐墓出土的雕刻在石门扇上的“胡旋舞”造型,不但是唐代文化艺术的珍品,更是西域文化在宁夏的融入和反映。西夏文化,是宁夏地域文化的一大亮点。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形成的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宁夏地域文化的主体文化之一。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宁夏地域文化是三秦文化的延伸,是黄河文化的主源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

长城文化、贺兰山岩画文化、石窟文化、西夏文化遗存、寺庙文化、伊斯兰建筑文化、沙漠文化、黄河文化遗存等,是文献记载以外的至今仍牵动着游人的历史文化遗存。尤其是固原战国秦长城,已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以不同的形式承载着的各个时期活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宁夏多元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夏历史文化的区域性,与周边各地域文化都有着密切联系,甚至是周边区域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的地理位置,正当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过渡带上,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决定了宁夏在多元文化方面的相融交汇与吸纳。古代印度、伊朗、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几大文化通过西域源源不断进入中原,而宁夏就处在这个多元文化出入的重要地带。中西文化在此碰撞并得以充分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灵州和固原,不但将东进的西域文化输入中原,而且自身也在最大限度地吸收着各类与地方文化相适宜的西域文化成分。除史书有少量记载外,宁夏历史文化及其融合,主要体现在近百年间地下考古出土,尤其是近30年间的考古发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南北相继发掘出土了一批战国以来、北魏至隋唐时

期的墓葬,先后出土的大量有研究价值的凝聚着中西文化内涵的文物,足以说明战国至汉唐间西域文化在宁夏的多元表现与融合程度。无论是少数民族墓葬,还是汉族墓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内涵都呈多元状,都体现了中西文化合璧的历史特点。重要的墓葬出土,有1983年发掘的固原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波斯萨珊时期的工艺品等;1983年同心倒墩子出土的匈奴透雕铜牌饰;1985年盐池唐墓出土的西域胡旋舞雕刻造型;1996年中日联合发掘北朝重臣田弘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等珍贵历史文物;1987年固原春秋战国墓出土的青铜文化遗物,等等,再现了东西文化交流在宁夏的灿烂历史。同时,还相继发掘了七座史姓墓葬群,且普遍有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中亚乃至西方文化的文物。这些墓主人或为“昭武九姓”后代,或为“粟特人后裔”。他们以族聚的形式在宁夏历史上出现,这除了文化上的中西交流外,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人种”的汉化程度。

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中西文化、草原文化遗物,是宁夏区域文化融合与发展过程中文献资料未能载记的实物和见证。此外,须弥山石窟等石窟文化、伊斯兰建筑文化等,同样是物化的多元文化融合的象征。

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宁夏历史文化的延续,总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走过来的。当先前的外来文化逐渐融入本土文化之后,新一轮的民族迁徙或大规模的屯田,又会带来新的外来文化。整体上,它们都是宁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纵向考察宁夏历史文化,它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一是移民屯垦,二是御边与战争,尤其是后者。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里,本地传统文化的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又会不断地融入新的内容。当然,不是说宁夏没有产生文化士人的土壤和条件。汉代就出了不少名垂青史的人物,如安定郡的皇甫谧、梁竦、梁鸢,北地郡的傅氏家族等。但透过历史的隧道审视宁夏历史文化,古人“关西将”的析论还是有其道理的。这种军事背景下的外来文化,影响着本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外来文化,一是指历代为官宁夏的文化人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如明代驻节固原的陕西三边总督,前后50余位,他们大都是进士出身,以部院大臣的身份为官固原。这些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渊藪,他们在固原发展教育事业,创造城市文化,留下了不少描写固原军事战争、历史古迹、山川风貌和风土人情的诗篇。明《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固原州志》,清《宣统固原州志》等的编纂和成书,是外来文化的集大成者。北部银川完全不同于固原,既有像庆王朱梅及其《宁夏志》这样的外来文人集团创造的文化载体,也有当地已生成的较高层次的文化人,如《嘉靖宁夏新志》等都是由宁夏本土人来编纂完成的。胡汝砺、管律等人,是外来文化本土化了的宁

夏文化人。二是指重大历史事件孕育的外来文化遗产。秦始皇巡边与开发“新秦中”；汉武帝拓边与析置安定郡；唐太宗前往灵州主持草原少数民族大盟会，接受北方草原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唐肃宗灵武即位，整顿兵马，扫平叛乱，恢复大唐秩序；成吉思汗在攻灭西夏的前夜病逝于六盘山；清康熙驻蹕宁夏亲征噶尔丹；等等。这些扭转乾坤的历史事件及其过程，在推进中国政治、军事宏观进程的同时，对于宁夏的历史文化的繁荣同样产生过重大影响，生成和浸润了宁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外来文化在宁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皇室王府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明代初年，朱元璋的十五子朱栢就封宁夏后，经营了一个以王府、地方官员和“流寓文人”层文化人为群体的文化圈子，聚会吟咏，形成了一个“塞上诗坛”，留下了大量描写宁夏北部山川风光和历史古迹的诗作。

七、诗旅文化的军事特征

在宁夏的历史进程中，自先秦至清末，军事与战争近乎相随而来。从早期的《诗经·小雅·六月》、《上之回》、《北征赋》，到唐代王维的《使至塞上》、《送卢藩尚书之灵武》、《夏竦何所惧》、明清描写发生在宁夏的与战争有关的诗，再到1935年毛泽东翻越六盘山后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词，都描写的是战争与军事。从时间跨度看，上自周代，下至现代，遥遥数千年；从表现内容看，既有对战争意义上的建功立业和倾诉，也有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和刻画；既描写帝王出巡的宏大场景，也流露和倾吐了对战争带来的苦难的忧怨和义愤。从作者群看，既有一腔正义的文人，也有身兼重大军事指挥权的政治家，更有创建新中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诗旅文化，蕴藏的背景很大。它既表现了宁夏历史文化的特点，也折射出了历代中原王朝当时在北部的军事和战争的经历。此外，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水乡风光，也是让世人所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尤其是明代以来。明代庆靖王朱栢笔下的“宁夏八景”诗，成了明代宁夏标致性的塞上景观。清代人刘芳猷的《朔方》诗云：“西峙贺兰爽气凌，东流黄水自奔腾。人烟漠漠联村落，畎亩鳞鳞傍水厓。塞北江南名旧得，嘉鱼早稻利同登。偶看儿女弓刀戏，不觉临风百感增。”着力描写的田园绿洲风光。此类诗作，也是宁夏诗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夏的文化资源，实际上是历史以来各民族文化共同创造融会的结晶，体现的是其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吸纳性。正因为如此，才不断演绎和形成自身的文化风格：汉唐文化、移民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边塞文化等，在展示和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宁夏历史文化风格和独有的特色。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现象，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宁夏历史文化地理提供了全方位的时空视野，展示了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每个时代的